



「詩聖」與「詩佛」

杜甫一生的佛教信仰淺析

劉元春

杜甫（712—770），字子美，河南鞏縣人，自幼生長在書香氣很濃的官僚家庭。他一生漂泊不定，憂國憂民，寫下了大量氣勢恢宏，情真意切的詩篇。他的詩包涵了豐富的社會內容，展示了鮮明的時代色彩，洋溢着強烈的民族感情，體現了崇高的犧牲精神，被後人尊為「詩聖」。

詩以言志，所謂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。詩中所描述抒發的，表達詩人的生活理念和追求，基於一定的世界觀和人生觀。世界觀的價值歸結到人生觀上，在於人的思維程式，關鍵是人生長過程中的思想陶冶，這必然要講到人生信仰。信仰形成有因有緣，因緣和合、變化、發展、成熟。人的一生能始終不渝地堅持完善自己的信仰，是難能可貴和值得尊敬的。只有弄清信仰的脈絡，才能準確地把握一個人的生平事跡及其價值。

然而，令人遺憾的是，人們研究杜甫，往往只在於其詩的文

學表義上，而且拘於政治理念的需要，厚此薄彼，乃至得指忘月。認為杜甫的詩表現出「忠君」及「仁義」，是受孔孟儒家思想影響，這基本符合當時民族文化心理。但是，認為「道家和佛教思想，在杜甫思想領域中並不佔甚麼地位，……在他的腦中，佛道思想只如『曇花一現』似地瞬息即逝，特別是佛家思想。」（蕭滌非《杜甫研究》頁五十）「他和佛教沒有過因緣。」（馮至《杜甫傳》頁四十）①——這是不符合事實的臆斷之談。清代詩論家浦起龍著的《讀杜心解》，收錄杜甫詩一四五八首，其中關於釋儒道三教的佔了很大比重。郭沫若先生在談論杜甫的信仰問題時，認為他不但信道，而且更信佛，尤其在辭世前幾年，更是傾心佛教，因此，與其稱杜甫為「詩聖」，不如稱之為「詩佛」②。這基本上符合事實，但是，我倒認為，杜甫不會信仰道教。詩文中確有《太清宮賦》《丈人山》等關於道教的，也有他

與李白等人求道煉丹的議論。不過，通讀詩文之後，會發現這多是應時之作，其中不乏調侃、戲謔，根本談不上信仰。相反，杜甫一生傾心佛教，不論是年輕壯游，還是老年浪跡，都與佛教心息相通，求法參禪，傾注了極大熱誠。杜甫詩中，單就佛寺的題詩及記述研討佛學的，有數十首之多，而且深諳佛理，融法入詩，信手拈來，頗得精妙。本文依編年體序，對有關佛教的詩摘錄，作簡要釋讀，供大家品味。

杜甫的一生可以分三個階段。

一、他七歲開始作詩，「群書萬卷常暗讀」，二十歲開始南游吳越北游齊趙，結識李白、高適、王維等人，到三十五歲，度過了一生最快意而詩情也最浪漫的時期。詩人才子，酬答作歌，意氣風發之時，已有束心向佛之趣。游金陵互官寺，觀維摩詰大乘法。二十五歲時，到洛陽龍門，寫下了《游龍門奉先寺》：

已從招提游，更宿招提境。陰壑生虛籟，月林散清影。天闕象緯逼，雲臥衣裳冷。欲覺聞晨鐘，令人發深省。

奉先寺是武則天捐脂粉錢二萬貫，在唐高宗調露元年（679）開鑿創建，是龍門一帶最大石窟寺。本詩頗富禪境，從「欲覺」和「發深省」可知，杜甫以前雖曾與李白等人訪道，只是落個《飲中八仙歌》而已，而現在卻境趣大變，於沉靜中喜嘗法味了。他游宿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到佛寺玩賞，這從同時的詩中更可明確看出。《已上人茅齋》一詩中有：

江蓮搖白羽，天棘蔓青絲。空泰許詢輩，難酬支遁詞。

許詢（321—379），字元度，晉代名士，原河北蠡縣人，後隨父移居浙江紹興。一生事佛，曾捨在山陰、永興的家宅，改擴成佛寺，即祇洹寺、崇化寺。支遁（314—366），晉代名僧，擅詩文

書法，精通佛法，頗得哀帝隆重。他精研《般若經》，講《維摩經》、《楞嚴經》，著《即色游玄論》、《道行指歸》、《辨三乘論》等。主張七地以前漸修，七地時顯頓悟。他與許詢、謝石、謝安、王羲之等人交游甚密。③詩中是杜甫自比許詢，而比已上人是支遁。《華嚴經》有「青松為塵尾，白蓮為羽扇。」佛教傳入中國，尤其魏晉時期，文人學士多將佛教與玄學混為一談，清逸於山水間，當然其中也不乏玩賞附庸之人，但許詢是虔誠之士。杜甫詩中贊謙之實，分明是表示自己的心跡，至少期望自己要如許詢般皈依佛教，融法於詩，以詩喻法。大約開元六年（727）前後，當時的朝廷，奸相李林甫專權，社會混亂，佛教亦見衰敗。杜甫到長安應試落第（實際是李林甫阻塞人才入仕），偕友人登玄奘慈恩寺塔。讀唐太宗《三藏聖教序碑》，緬懷武則天崇佛，譏諷唐玄宗耽於聲色，悲嘆朝綱淪喪。其中寫道：

高標跨蒼穹，烈風無時休。自非曠士才，登茲翻百悞。方知象教力，足可追冥揆。

詩意在於：杜甫察世事變遷，思前想後，已將佛法納入他實現政治抱負之中了。從此，隨着當時社會危機的加深，杜甫與佛教的關係更加緊密，思想也日益深入。

二、杜甫從三十六歲開始，困守長安多年，後值安史之亂，流離失所，至到四十八歲。他在艱難之中，熱切關心國家人民的生死存亡，寫下了很多現實主義的詩篇，諸如「三吏」、「三別」，揭露社會黑暗。這期間，他遍訪佛教界的高僧大德，共同研習佛學。他曾到五台山，與佛教學者探討佛法。《夜聽許十一誦詩爰而有作》中說：

許生五台賓，業白出石壁。余亦師璨可，身猶縛禪寂。……應手看捶鉤，清心聽鳴鑼。……君意人莫知，人間夜寥闊。

許生大概是當時著名的佛學居士，善詩重禪。業白，又稱白業，指善業。《翻譯名義集》：「十使十惡，此屬乎罪，名為惡業。五戒十善，四禪四定，此屬於善，名為白業。」石壁，應是指達摩祖師九年面壁之石壁，此喻禪定修習。可，即中國禪宗二祖慧可（487-593），他曾向達摩祖師雪中斷臂求法。慧可在北周武帝滅法時，與道友曇林一起保護佛經佛像。他主張眾生與佛陀性無差別，只要捨妄歸真，就是凡聖等一的境界。他有詩云「觀身與佛不差別，何須更覓彼無餘？」④璨，即僧璨，禪宗三祖。禪寂，《維摩經》有：「一心禪寂，攝諸亂意。」捶鉤，《莊子》有：「大馬之捶鉤者，年八十歲，而不失豪芒。」鳴鑼，指響箭。這均喻禪語禪法精妙，能破人愚迷。然而，在杜甫看來，世人妄造惡業，陷入黑暗苦難之中，是因為他們不明佛法濟世之力。

杜甫在探討救世之策，而與佛門智者建立了深厚感情。詩《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》中有「不見旻公三十年，封書寄與淚潺潺」句。在安史之亂時，杜甫與京師大雲寺主贊上人同赴國難，在至德元年（756）之後，幫助國相房琯共議平叛滅賊之策。⑤《大雲寺贊公房四首》中有：

心在水精城，衣霑春雨時。……醍醐長發性，飲食過扶衰。……燈影照無睡，心清聞妙香。

《法華經》中有：「衆生心水淨，菩提影現中。」詩中心水心清蓋引於此。《涅槃經》中，有從熟酥出醍醐之譬，指甚深佛法。

妙香，亦喻佛法。佛徒念誦集中《文殊偈》有：「妙意降吉祥，花語天香，寶智透心光。」聞思佛法，如飲醍醐食香積飯，使人心清氣爽，徹夜無眠。在756年六月，房琯罷相，杜甫及贊上人已受牽連，但他們不氣餒。他在《宿贊公房》中提出「放逐寧違性，虛空不離禪。」在《別贊上人》中，雖然流露出對命運的慨嘆，但仍然積極向上：

百川日東流，客去亦不息。……楊枝晨在于，豆子雨已熟。是身如浮雲，安可限南北？……相看俱衰年，出處各努力。

《涅槃經》云：「于晨朝日出，離常住處，嚼楊枝。遇佛光明，疾速漱口澡手。」這是禮敬佛法之義。佛徒念誦的《觀音偈》中有：「瓶中甘露常偏灑，手內楊枝不計秋。千處祈求千處應，苦海常作度人舟。」《華嚴經疏鈔》中有：「譬如春日，下諸豆子，得暖氣色，尋便出土。」這有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之借用，因果報應不差。承浴佛法甘露，種下濟世之善根，只要努力不懈，總會實現果報，詩人與贊公互致勉勵之為。另有《寄贊上人》、《西枝村尋置草堂地二首》等詩，都表達了他們之間的深厚情誼及美好志向。

三、759年十二月初，杜甫到成都，十幾年中又先後在四川、湖南、湖北等不少地方漂泊不定，於760年冬死在從長沙到岳陽的一條破船上。這期間，杜甫的生活基本上依靠佛門，常吃住在寺院。如果說他過去在奔忙俗務中時而讀經習禪，而從此，杜甫對佛法進行了全面系統深入的研究；如果說他過去也難免追求些功名利祿，而從此，杜甫的精神世界已有了徹底的改觀。

杜甫到成都後，先寓居西城浣花溪寺。他故友高適在《贈杜

《二拾遺》的詩中，描述了杜甫當時的生活情況，寫道：「傳道招提客，詩書自討論。佛香時入院，僧飯屢過門。聽法還應難，尋經剩欲翻。」而杜甫回贈的詩《酬高使相相贈》中有「雙樹容聽法，三車肯載書」，更進一步介紹他的生活。雙樹，引佛祖在雙樹間演法之故事。三車，引自《法華經》：「長者以牛車、羊車、鹿車立門外，引諸子出離火宅。」詩義是，當時杜甫博覽佛經，聽講佛法，如佛陀在世時佛弟子般虔誠。他此時宛然專心事佛的「出家人」形象了，杜甫越來越堅定了自己的信仰。在《贈蜀僧闍丘師兄》詩中，充滿了他的贊嘆：

漂然薄游倦，始與道侶敦。景晏步修廓，而無車馬喧。夜闌接軟語，落月如金盤。漠漠世界黑，驅驅爭奪繁。惟有摩尼珠，可照濁水源。

軟語，言悅耳清心的佛法，《法華經》中有：「如來能種種分別巧說諸法，言詞柔軟，悅可衆心。」摩尼珠，也是比佛法，《圓覺經》中有：「譬如清淨摩尼寶珠，映放五色，隨方各現。」杜甫認為佛法道理，如明月寶珠，放之昏濁，朗照洞澈。這不是詩人的應酬虛言，仍是結合社會現實的見解。當時，安史之亂尚未平息，山河破碎，人民怨苦，杜甫一家自蓋草堂，朝不保夕。但是，他不想「獨善其身」。在《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》中，明確地講明自己是佛教「大乘」思想，詩云「永願坐長夏，將衰棲大乘」。這裏引佛徒結夏安居表達自己在炎炎的時日，繼續研習，懷抱兼及天下的大乘之法。這是十分令人尊敬的情懷。

客觀地講，青年時代的杜甫也有風流才子們的「瀟灑」，嘗與李白等人把酒當歌，笑談古今，甚至在《因許八奉寄晏公上人》時哀嘆自己「頭白昏昏只醉眠」。嚴格講，這不符合做一位

佛弟子的律儀風範。但後來，他學修並進，自覺約束自己嚴謹生活，而且還想出家為僧，尤其到晚年。

他在《謁文公上方》一詩裏，首先贊頌了文公禪心清澈，然後檢討自己：

久遭詩酒污，何事忝簪裾？王侯與螻蟻，同盡隨丘墟。願聞第一義，迴向心地初。金篦刮眼膜，價重百車渠。無生有汲引，茲理儻嘆噓。

詩意大有悟徹世法皆妄之境界。佛法有真俗二諦，俗諦以利一般衆生，方便導化，而真諦（第一義諦）是根本是目的。就是說，世人多執實有，只講真諦，有些人易墜斷滅空中，因而佛法不應背棄世間因緣，在肯定人們合法合理的現實生活之時，再導化他們將生活和精神境界進一步達到高的層面上來。杜甫後悔自己過去被酒污染心神，亦被詩執所縛，現在要發心改除，入無生法忍，切合佛法。「聞法看詩妄，觀身向酒慵。」（《謁真諦寺禪師》）金篦，喻佛法真諦。《涅槃經》有：「如盲目人，良醫以金篦決其眼膜。」這說明杜甫生活態度的改變及決心。於是，他將自己的追求，通過到佛寺修行來錘煉，誓志不諱。再引詩說明：

老夫貪佛日，隨意宿僧房。（《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》）

禪枝宿衆鳥，漂轉暮歸愁。（《游修覺寺》）

不復知天大，空餘見佛尊。時應清盥罷，隨意給孤園。

（《望兜率寺》）

淹泊仍愁虎，深居賴獨園。（《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》）

身危適他州，勉強修勞苦。神傷心行深，愁破崖寺古。……
回回山根水，冉冉松上雨。洩雲蒙清晨，初日翳復吐。

（《法鏡寺》）

兜率知名寺，眞如會法堂。……庾信哀雖久，周顒好不忘。

白牛車遠近，且欲上慈航。（《上兜率寺》）

爲甚麼總去佛寺呢？因爲到那裏可以破除煩惱雜染，那裏可以學到濟世眞理引人到極樂世界，這是詩中所表露的心迹。

關於周顒，杜甫詩中多有贊揚。比如，在《岳麓山道林二寺行》中有：「久爲謝客尋幽慣，細學何顒免興孤。」據《南史·本傳》，他是南朝宋齊間人，「音辭辨麗，長於佛理，……清貧寡欲，經日長蔬。雖有妻子，獨處山舍。」杜甫「細學」周顒，吃素、戒酒，也有別離妻子之念。在當時社會，極重家庭人倫，尤其對一位官僚家庭生長大的詩人來說，若背離妻子，是被視爲悖於世情人倫的。因而，杜甫想削髮爲僧，那是難免要彷徨的。同時，現實生活的艱難，使他有責任養育妻子，這是無可奈何的事，他詩中多次表示這種心情：

妻兒待米且歸去，他日杖藜來細聽。（《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》）

未能割妻子，卜宅近前峰。（《謁眞諦寺禪師》）

本來，信仰佛教並不一定去出家。事實上，大乘佛法是很注重在家修學的。入世修行，將現實生活契入佛法，轉現在社會成人間淨土，正是大乘佛法的旨歸。當然，世俗生活多有染污，尤其家室財色之拖累。出家修行，無疑是增上緣，有利於塑造精神人格。同時，佛教傳續有賴佛法僧三寶，特別在遠離佛陀，更須有僧寶作楷模。若胸懷天下，捨一己之貪戀，捨小家而顧大家。乾

坤蕩蕩牽於一心，無人茫茫掛於一念，一心一念無非在於轉染成淨，一牽一掛無非在於去苦得樂。般若作舟，千帆齊發，這豈不是人世之大幸！——這是佛教徒的大乘心願，大概也是杜甫等人的一種追求？

杜甫一生，特別中老年時期注重研習惠能南禪，這與當時社會風尚是有關係的。禪宗在唐代正式創立，是當時社會一件大事，影響深遠。禪，本是止觀義，即止息妄念執著，觀透眞如法相，以求人生解脫。禪定在佛祖時的印度已存在，佛祖開悟也通過禪定，因而，禪法禪學是早就有的。自安世高譯經，禪學便傳入中國，不過，禪定的目的是有大小乘之分的。小乘人禪定是自我解脫，所以執著禪境，而大乘禪人，卻是要在定中生慧，悟達眞理後去入世度人。傳入中國之初，包括慧遠法師在內的修禪人也有追求執著禪境之嫌。自羅什法師綜合諸禪法優點，編譯出《坐禪三昧經》後，將禪法納入大乘般若空宗思想，而使後來人研習大乘禪法。⑥作爲一種宗派，從達摩祖師，經慧可、僧璨、道信，到唐代弘忍，傳神秀、惠能。因神秀重義學，依《楞伽經》，多在名相文句止疏解，忽略實踐精神。後人以惠能爲六祖，所傳南禪依《金剛經》爲正宗，主張具有現實主義及實踐精神的頓悟。惠能傳南岳懷讓（677—744），再傳馬祖道一（709—788）。他們這種平易近人的禪法，正符合中國人重視現實的傳統文化心理。主張悟達心性，生動活潑的禪風，也正符合詩人們想空靈超脫的追求。因此，南禪唐代及以後已成爲中國佛教的特質。

杜甫從四川到湖南，上岳麓山，正是馬祖道一弘法之時。這時，杜甫身有疾病，但他毅力彌堅。《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》，寫於大曆三年（768）前後，前面敘述以

往經歷，表達止亂圖治之志，後面肯定自己一生追求和歸宿，蒼涼悲壯，但也非常豪邁。詩云：

身許雙峯寺，門求七祖禪。落帆追宿者，衣褐向真詮。……本自依迦葉，何曾藉偃佺。……晚聞多妙教，卒踐塞前愆。……勇猛爲心極，清羸任體孱。金篦空刮眼，鏡象未離銓。

《續高僧傳》講，道信禪師到黃梅州，住雙峯寺。《寶林傳》講，惠能大師曾在曹溪寶林寺傳法衣，後枕雙峯，人稱雙峯曹溪侯。詩以寺名喻禪宗，本段大意是，杜甫講自己早年已皈依佛教，志求禪學，到現在更堅定了探究人生真諦之決心，那怕體弱多病，也要勇猛精進。

其中，詩中「本自依迦葉，何曾藉偃佺」，是解釋人們對他的誤解，表明自己佛教信仰之一貫。偃佺，是指會飛行的仙人，借指道教。說自己雖然早年曾與李白等朋友去訪仙問道，談論丹砂長生之術，並不是出於信仰。其實，在唐代，三教並行，由於當朝皇帝的興趣變化，釋道之間時有齟齬，甚至鬥爭，但總的趨勢還是顯融合的。道教奉李耳爲祖，迎合了李氏皇帝們的心理，鼓吹長生之術，對企求「萬歲」的皇帝們也有吸引力。所以，唐代皇帝一開始容易迷信道仙之術，唐玄宗也曾受太白山道人王玄翼的鼓惑。杜甫作《太清宮賦》大概有點應酬之態。但通覽所有關於道教的詩句，都很難看出杜甫的言行是出於信仰。不妨錄引幾首，且試釋：

自爲青城客，不唾青城地。（《丈人山》）——既來作客，就不睡其地，不辱斯文。

「秋來相顧尚飄蓬，未就丹砂愧葛洪。痛飲狂歌空度日，飛揚跋扈爲誰雄？」（《贈李白》）——既然求不到丹砂妙藥，就

不要空度自傷了。

方丈涉海費時節，玄圃尋河知有無？（《岳麓山道林二寺行》）——仙術之類不只難求，又誰知其有無呢？

另外，杜甫在務禪同時，也信求淨土，詩中多次表示了他敬仰東晉廬山慧遠法師。慧遠(334-416)，雖也曾習禪，但他一生最重要的是力倡淨土法門。晉元興元年(383)，與劉遺民、周續之、畢穎之、宗炳等一百二十三人，在廬山般若台精舍阿彌陀佛像前，立願求生西方極樂世界。之後，又與十八位高賢結社（因謝靈運在東林寺爲慧遠開鑿東西兩池，種白蓮，故稱白蓮社），同修淨業。⑦高雅之士同心向好，這符合杜甫的性情。下面引詩爲證：

隱居欲就廬山遠，麗藻初逢休上人。（《留別公安大易沙門》）

巫山不見廬山遠，松林蘭若秋風晚。……飛錫去年啼邑子，獻花何日許門徒。（《大覺高僧蘭若》）

錫飛常近鶴，杯渡不驚鷗。似得廬山路，真隨慧遠游。（《題玄武禪師屋壁》）

道林才不世，慧遠德過人。（《大雲寺贊公房四首》之二）

上述詩句中，多有「錫飛」喻。這出于《高僧傳》：舒州潛山奇偉，山麓更勝，佛僧誌公與白鶴道人欲去建寺觀。武帝俾以物識，讓道人騎鶴先飛，志公立錫杖后行。道人快到山麓，忽聞空中錫飛聲，誌公已卓錫于心麓，遂建寺。本意是言佛高于道。鶴乃道人之御，仙逝天上，喻極高且壽。這裏是借喻慧遠所倡淨土之法，超脫塵世，令杜甫心慕。淨土宗在唐代也很有影響，且修